



抱朴子自叙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
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洪曩祖爲
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國滅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
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
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
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
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
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文爲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
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
矢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

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弟爲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北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又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史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爲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

郎中王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永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過壇場天之所懷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實君以故宮赴除郎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肱卿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徇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爲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國肅雅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

詩德書院
失庭訓饑寒困瘁躬執耕耜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
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
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
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
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歎能讀也年十六始讀考經論
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
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
正經諸文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悶善志
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
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其河雒圖緯一
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筭術九宮三基太一飛

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
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
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
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
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
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
大亂半道而還每具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頽但念損
之又損爲乎無爲偶耕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
日沮矣洪之爲人也而駭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
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繼縷而或不耻焉俗之服用
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脩袖或長裾曳地

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
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補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
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
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
無筆閑居守靜華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
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覓漏食不充虛名不
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墮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莠
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
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脩見官長至於吊大喪省
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捷恒復不周
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然餘而病使心

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
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闡至
之密洪以爲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
疋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
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
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
俗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之於不聞至患近人或
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
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
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向
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

者存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故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亦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亨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換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爲皎皎之細行不給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守善者用時或齋酒餽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

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偽行非廟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在有理之家或爲遁逃之數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不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怵恫官府之間以窺掊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踈絕故巷無車馬之跡蓬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遠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其所短所蓋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

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閉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宮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鬻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辨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北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供盜已爲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爲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

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况非我安可爲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戎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比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遠是乎異於我者遠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克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嘒嘒管見焚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賣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鎮業靡達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旣系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燕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

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言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擔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撫得衆者洪卽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蕩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籍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

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居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頗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頃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旣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翁有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脩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田於

人馬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
世務則曷緣脩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
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城片字之書不交在
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實意不能拒妨
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脩道
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違遠謹謹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
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言內外
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
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
不稱意天才未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
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

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
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
轉勝但志懶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
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
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
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
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
仙傳十卷又撰高士不仕者爲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
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異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
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穰邪却禍之事
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

帝典目自叙未及彈棊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
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聞焉洪體
鈍性鴛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
羣未嘗鬪鷄鶩走狗馬見人傳戲了不目眇或強牽引觀
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棊局上有幾道樗
蒲齒名亦念此輩未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者損政事
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貝財至於勝負
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
喪廉耻之操與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
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
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慙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

加絕交壞友徃徃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羞不
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
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鬪訟之變聖君
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脩惟諸戲盡不
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爲蓋此俗人所親焉少
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射旣在六
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
射追騎應絃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
及單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祕法其功入神
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
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

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必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當廢書前席慕其爲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今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瑯琊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脩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脩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逼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醜虜未夷天下

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旣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甲公之束帛登牧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蒼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颿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遠也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炯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況或未明而殞籜逆秋而零碎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

崇德書院
抱朴子序
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鏐於淵壤
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沉抑
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
衆迥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
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頭親垂
名名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
叙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抱朴子外篇卷上

嘉遁第一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違悲吐握之良苦
讓膏壤於陸海麥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
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
朱門保寂寞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閭養浩然於幽人
之件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
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峩藉翠蘭之芳首漱流霞之澄液
茹八石之精英思耿耿焉若居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
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攬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
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歎曰空谷有頂領之駿者孫陽

也作福

崇德書院
之耻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跚玄極，攸叙彞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嘖頤。而滂池初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吞肅，溫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頽淪，卑則淵池差峩。疵清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芳惠於庶物。

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志。川逝於大壑之嗟，竊爲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耻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慙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昂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勳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不致群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沈耳之

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墮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齧牙於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駉蹠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貢與疇者同口或瞶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浚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洞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耶臬猶震雷駭則鼙鼓堙朝日出則燄燭幽也不拯招魂之病則無以效越人之絕伎不獎多難之世則無以知

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詩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戰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濯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精神還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冲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踞峙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為患也藜藿不供而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下木之間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愆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

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嗣於腐
巢、以蕃武爲厚、誠故不改樂於葦、且夫玄黃遐邇、而人
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躔、見飄
乎似飛矢之電、經躡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
夫鳶不絀網、鱗不墮穿、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之徒、曾
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
刎頸以證弟、仲由長命而菹醢、龐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
惠而屠殖、荆卿絕腹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投首、皆下愚之
狂、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深
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相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
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僦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

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
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尤悔則諱履餗而不記、伺河龍
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籠而冀無患、眈漏刻之安、蔽必
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以蹈薄冰、以待夏日、登
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
充飢、斟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
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不
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亦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
旦望而走南楚、託鷓鴣以告悲、賴金勝以僅免、況能害之
三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誘無時而斲之德、不以激烈風而
起斃、承事不以載珪、壁而稱多才、嗟、汝磨及宜其然也、夫

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韋析塵羽之積
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疏賤非新於
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
蜂之誑破天性之愛之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
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鑿所爲
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於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
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雖鑽不可以戕郿林水雖勝
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
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
有也畏元悔而貪榮之慾不減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
亦猶惡濕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獸而

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
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
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盧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
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
則尊德盛則貴隋珠彈雀智者不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祿
而飽哉士夫安貧者以無財爲富其卑者以不任爲榮故
幼嬰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
布爾功大之刑一枝足以取鸞羽何煩子豐林潢滂足以
返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醢醢醢羶
美於赤舄組袍麗於袞服把樽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
茅茨豈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桶登嵩峯爲臺榭虎巖曾爲

華屋積篇章為放度寶玄談為金玉棄細人之近感捐庸
隸之所欲遊九章以含歡遺智惠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
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瑞景
九陽附莫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執與銜轡而伏櫪同
被繡於犧牛哉赴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
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在乎
所往心願悉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集
庭潦一本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湯九鏡勝之時
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
避危亂而不肯入或色斯舉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
恐芝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

煙
氣

風遐邁威繡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亨以高
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煙煴江濺四門穆穆以博延
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
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狷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
覩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皆敗以
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數也懷冰先生曰聖化之盛誠
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穎有巢棲
之客夏后御世而窮叢有樵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
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爰象匹夫
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歛迹乎草
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

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智耀以廁日月之間拊甌
瓠於洪鍾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月
必見捐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嗤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
名有補末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豚故居
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即戎之榮然切蹙
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帽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
及委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是勢公
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
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叙
彛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
纓執笏者爲是而樂飢餓門者可非乎失群迷乎雲夢者

必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作辰極以得返今聞嘉
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駕希驥此愛與進不嫌擇焉

逸民第

抱朴子曰余昔游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
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
生遊相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
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遁逃也君子思
危於木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
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憂避牛跡之淺峻而墮百仞之
不測遠濡足之泥溼接鑪冶而不覺乎逸民荅曰夫銳志
於雛鼠者不識騶虞之用心盛務於庭柱者安知鴛鴦之

遠指猶焦類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膝
蛇之噬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
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入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狷
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
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爲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
擬海嶽以搏納褒賢貴德樂育人亦而甘於刑殺不修仁
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
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
陳之法害高尚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
射走之叢又望求之於准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與靈鳳
不集鹿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剝几獸之胎則麒麟不峙

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
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
國逐聖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陋巷以
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
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
從白屋之上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
友者十有二人皆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
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骨矣唐堯非不能致
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
柏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卜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
干木也晉平非不能吏期唐也然復而肆之貴而重之豈

六君之劣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
社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
志則可以闡弘風化，然隆退讓，屬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
冒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
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贊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
買名品，棄德行卑，陶之本赴雷，同北周之末也。彼六君尚
不肯苦言以侵隱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誅者，呂
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
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
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爲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人者，發黃
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覲觴，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

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
芻蕘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踈於進趨，
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
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態而
慕彼退進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
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脩其無爲。
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
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答督之危辱之使，
追芻蕘，猶必不肯，乃當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
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
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勿之老

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
獨慮狷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尚遜過收而飲之尚臨
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
心欲用乎孔明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
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
妄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借黨援以
鳳起風成化習人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爲立身
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忘味道誠宜
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
則實於萬夫今令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
治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而繡鸞也仕則鍾鼎

鑄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
子可謂守培塿玩狝丘未登閭風而臨雲霓遊滄汀游濱
溱不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
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
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
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
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犧牛之文
纁吞羶必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
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玉鮪不以幽岫賀滄海之曠
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鶴登嵩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
所長莫不恭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

一日無君皇皇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
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
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
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
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
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隱
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
辱大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夫不辱者知羈繫之爲
濇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羨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脩遺
榮孫卿所尚道義旣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
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

冒煖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
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任人曰潛退之士得
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爲時用臭祿利誠爲天下
無益之物何如逸民荅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
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姬煦之和氣
者日也耀華燈於閑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
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
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卑
仞之井灌田溉園耒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爲曠哉桀
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
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

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
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問必官
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
心術，芒芒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
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螟翼也。
若然者，豈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
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
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為銜鑽之用，抑靈叢為斃輦之
音，推黃鉞以適鈿鏤之持，撓華旗以入林祀之下乎。古公
杖策而翁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
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

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
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
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徒不掩豆，菜肴
糲飧，又獲逼下，邀爲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襁侯之富，
安昌之恭，則有僭上滲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
求飽乎耒耜之端，絜緼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
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餬口，布褐緼袍，
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
以爲名邪？則脩毫可以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
良史。何煩乎鏡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爲功，揚雲不以治民
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只曰：隱遁之士則爲不臣。

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食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且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懋帝臣、千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華之內

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

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駟輪聘韓柏、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駟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健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爲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勗學第三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鑿璞，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徃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已。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

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能後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其，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閭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閭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百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馬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

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天然奕朗而不可謂
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滅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
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
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夜神必得之乎明師
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
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
其情矣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堅乎金
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
之以進退流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况乎
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馴教之功也鷲擊之禽習
之馴也與役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

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均高乎
峻極矣大川滔養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
可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蛇
覆珥鳴蟬杖劍而見接白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拙
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
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
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湜沒
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豐
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
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
之心遣廣願之穢息改獵博奕之游戲矯晝寢坐睡之懈

關商
羊以
下教
事皆
孔子

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
德修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
常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
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柱枯以受業審子
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
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
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於掌握既未兆以如成故能
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
而戒浩瀆訪烏菟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
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
陰陽之候出冬僉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一矣夫

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
思理有修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
時習者騏驎之脚也遲解花覺者鶉鵲之翼也彼雖尋飛
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邁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
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
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
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陽谷而收之
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
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
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
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奮庸

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含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推
 經求已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水
 懷黃握白提清潔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獲矣
 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願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
 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眾以萍漂
 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否滯者豈能含至易速
 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
 衿之所為作慙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
 而頽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
 冀群寇畢滌中與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
 掃鼓九陽之洪爐聖八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

同
 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橐弓矢興辟雍
 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
 束帛乎丘園今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頂領之駿騁迹於
 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於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
 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
 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孩惠風被乎無外五刑
 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祥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
 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
 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霄
 之上而整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崇教第四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觀鮑者忘蒞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刺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已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鏝不經歐冶之門者也

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安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日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廢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緇麗夏績紗縠之翻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繁蔚飾朱翠於襖袂積無已於篋篋陳妖冶以娛心酒醴醱以沈醉行為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觀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膝疑則生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辨亦奚別乎瞽瞍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大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為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歎觸情縱欲謂之

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
勞未曾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
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
奪利病感於唇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屬於耳嫌疑象
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籍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
變千端萬緒巧笑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
安能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
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
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
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
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歛之乎檢括之中慄乎若跟掛

於萬刃慄然有如乘奔以履水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言
也昔諸寶蒙道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
古而安燕刺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
乎伊呂其與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傳尤
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
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
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開邪矯枉
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
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无捨遺
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爲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
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艷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

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勦驚、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
好惡、方雕琢之精麗、校彈棊、擣蒲之功拙、計漁獵、相培之
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
論弓劍之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
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
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肖、以土堦爲朴
賤、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准嵩霍、決渠
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窻、淫音譟而惑
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畫作
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于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
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於嶮峻之上、暴條隸於盛日之

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
浮文艘於滉漾、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潭、縱權歌於
清淵、飛高線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援、潛鱗或結、且果於林
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豐草、騁逸騎於平
原、縱盧錯以噬咬、歌飛輕鷗、以鷲翔禽、勁弩殪狂兕、長戟
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之、以
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間
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遼、遨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
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嶮塗、履
長世之大道者、良其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
而傾撓泣血者、無筭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

杜决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
競尚儒術樽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君道第五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
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
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已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遺私
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
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
進善釣絕絃以黜惡招德塞遠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
均其方繩肆其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
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

通明後齊以杜借濫詳杜直以違悔吝其與之也無叛理
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檢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蒞
之以慈和齊之以理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
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
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此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享百
姓之財粟聞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繁務則明罰勅法哀
敬祈獄淳化治則匿瑕藏疾伍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
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疎相待尾為身幹枝雖茂而無傷
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道覲覲見三
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觀翳幽之不守則覺靈
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劔閣自如而子

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
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
得猶思危而弗恤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
以遐燾式坤厚以廣載。還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
春景以嫗煦。軌秋霜以肅物。訓詔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
言。虛已以盡下情。惟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
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巖若颶風之凌霄。而諸下不得
以輕重料焉。窮若玄淵之萬仞。則近侍不能以少多量焉。然
則君之流源不窮而石條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
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誦止令。則轉若震霆之激響。而不
爲邪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耀麗天。而不以愛惡

曲其情。宏略遠覃。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
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
使敦朴散於雕偽。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
乎芻蕘。雖務舍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責比
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感逢天
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耻反迷
於朝過之塗。虎眚以警密。麟趾以接疏。路無擊壤之叟。則
羞聞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文之膳。虞飛閣
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憂敬授之失
時。聆管絃之宴美。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
賦歛之慘烈。遵放勛之纛。裘准衛文之丕帛。追有夏之卑

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誥誓則
念依恃之失信。耽玩則覺褒姒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
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鷓夷有抱
枉之魂。鑿操彤之社。伯惟人立之呼豕。廢適則戒晉獻之
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
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飛鷲之專寵。獨任則悟
鹿馬之作威。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
誅錯。旨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流樂激。除蒸子之
誦親。放麋之仁。鑿白龍以輟輕。脫觀羸以節無饜。防人羸
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遏
酒醜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龍以勸勇。避螳螂

以厲武。聆唐會之讜言。容保中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
攬六翻凌虛之用。烹如簧以謚司厚之箴。折莞泐以迪梁
伯之美。放丹姬以弭婉孌之迷。退子璣以杜餘桃之惑。藏
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徒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
廉耻之陶治。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管。喜不踰憲。
以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於善於所憎。而有勞
者不遺。傾下問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
御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翽
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尚張敞立雪耻之績。射鈎之賊。臣著
庄合之弘勳。釋縛之左車。止戈之高策。則鶴泉化爲鴛
鸞。邪偽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滓。列銳載

胥允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
 悌之行是以淵鑄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弼虬闕外
 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
 力於攸茲黔庶讓畔於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太和
 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
 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及不酷之至醇張仁讓之闡杜
 華競之序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
 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濤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
 修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玄
 極寒温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艷芝華灼粲甘露淋瀝以
 香墜嘉穗婀娜而盈箱丹甍逐於神潢玄厲拘於廣朔百

同曆

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謚偃未之異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
 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羶
 裘皮服山棲海窠莫不合歡革面咸和聖澤靈禽貢於彤
 庭瑤環獻自西極員首遜善猶氤氳之頌勁風要荒承指
 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降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
 廟祧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
 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
 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價惟憂矣民困則多難
 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
 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微雖目分百尋之秋毫
 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鈎銘摧

崇德書院
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
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下人之業而闕
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水居安不忘乘奔之
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頌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
才韜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
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筭則人主雖從容下房之內道遙
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舞猶可以垂拱而
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
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勩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
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爲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
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

重不恕不逮根露基頰色猶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固於
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美也於是
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頌忘
者爲賢權才則以近習者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毋后之族
專斷願問決之阿諛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
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瑣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
從容引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紅美談而不考其績用
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矣或營
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怯怯以失軍利矣
終於不覺不忍然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
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

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
弗聞不堯玩美褻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
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譽誇貴珠玉而
賤智略豈綺紈而約惠澤緩振齊而急聚歛勤攻弋而忽
稼穡重兼并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慶幸而薄戰
亡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醉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踈犒賜
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圍聚食肉靡費之物然則危亡不可
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已湯武豈一哉昔
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
海疾其虐望在具瞻變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
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

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
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
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其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頽
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
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
有二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颯
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荐禁
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
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莽拜昌言而無所忌嘉箕
而莫問猶大厦旣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潦凌室而造船於
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

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險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臣節第六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序，蠻夷無得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

昔安上之屏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匪過弼違者，社稷之體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乎所已。不專命以招權，不令洿而談潔；進思盡言以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水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已則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掌衡執鈐，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公之宇宙，羨張陳之晝夜。追周全之盡規，准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

節儉執性毅之守終甘此離紀及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
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
怕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處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
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送往事
君則竭忠貞而不迴悖噬干紀則若鷹鷂之鷙鳥省蕃扞
壇塲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蒞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
德化夫忠至者無以爲國况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
而無憚况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功貴以顯親託良哉於
輿歌昆吾彝器能者鐫勲鞏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耻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
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
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張崇雖淹留而恟辱亦必
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
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改令
色取悅上蔽人生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
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
董卓未有不身膏劍鋒家靡湯火者也然而愚蒙金正即
邪遠真侶偽親覽傾饋不改其軌無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
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
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己
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貴獲之壯不可以
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總異官之局韓侯所以罪
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
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美出有折衝之遠略雖事殷而益與
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彘倫斃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
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若載重豈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
後患身既傾溺而禍速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
開而莫讓攝宮可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于
旁所以高蹈於抱盈也

良規第七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難爵之禽矣出身而不

贊

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
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
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資非細縷所
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
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
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
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
家亦尋滅孫琳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
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
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

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
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敗也乃退主惡其
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
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必矣若有姦佞翼
成驕亂若桀之于辛推哆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
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彊
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
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
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已身無患於下功
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
何必奪至尊之璽綬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

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
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勦勞無二者且猶烏盡而弓棄克
訖而大烹况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已足矣異夫為
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為
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雖日享三牲
昏定晨省豈能見隣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
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
婿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
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而秦西以過厚
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為是而伊霍為賢此乃相勸為逆
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

六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尚待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
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既重殺牛決口
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
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商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
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
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
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入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
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
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
事者爲不知推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
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

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
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受
莽麥渴者之恣口於雲日之酒飢人之收飽於鬱肉漏脯
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
使人於怛而水慨者也或諫余以此言爲傷聖人必見譏
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
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特上下肅然
無以折也况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時難第八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
者須時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遠擁上抑下惡直

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
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世
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構象似倏至公以售
私姦今處養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
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
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于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
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之猶可也若乃李
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刑孫臆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
錯不可勝載也為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
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得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勲之臣曠
代而一有陷水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天時之難遇也如此
其甚哉曰茲以言吾知涓涓呂尚之儔巖間傳說之屬懷
其三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世
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官理第九

抱朴子曰駉駉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播
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
臧獲之乘驢騾殷辛之臨三仁欵長驅輕鶩則鬱急輒逼
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
也攻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
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
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髻孺背千金而逐蛺

宗德書院
三十一
蝶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鼃即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
不用此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
言而數驚秦老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牧良能
之勳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務正第十一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
極天之峻大厦凌霄群棟之積輪曲轅直無可闕之物
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
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
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
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劍戟不長於縫緝錘
鑕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鷄犬不在駕乘役其所長
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貴賢第十一

抱朴子曰合輕輶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
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
虬之天飛者雲霧之階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
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
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丘園之否帶舉遺漏之幽
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動夙夜之在
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已
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王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

君不可以無臣而政治是以傳說古尚不汲汲於開達者
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於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
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
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故于宗替所急
在乎侈靡至務燕乎游宴般于畋獵酒于酣樂聞淫聲則
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聽用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不以
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
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幻境
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嘉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
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碌猶不可以不
循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所哉

任能第十二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
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伏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
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蔡子惠
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寔由勝已者多而招其弘益齊相
殺兄而立烏獸其行被髮羹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
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批政
外無侵削人之亡沒冷葬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
自任其事其禍交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
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
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永

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遠大舟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收叙彞倫昔魯哀庸主也仲尼二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苟量之優劣必須克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耻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欽上第十三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性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壤種蠶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况

於坐之於朝廷也千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况於口且之於端右乎郢都之豕使勁虜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畏鋒以此御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關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已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務得士爲重寶舉之者受上賞敵之者爲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末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佞之造穢紅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管於保申趙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責下賤終亦并日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據宜其然也

刑刑第十四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或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後非刑不止刑為仁位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為者歟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

也

為政非為不美也然黎庶巧為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結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依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徵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于百戰殪尸塚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戰于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天正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明至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徒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摠稟白露凝則繁華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

功成焉溫而無寒則煥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姦
究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
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
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為不舉是
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
無令也惠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柰也惠於禁設而不
止故衆慮彌蔓而不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
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
則群下小虜變待敬而不敗改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又
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倭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
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

姬公友于兄弟而亦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
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
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
痛而不可止者以瘡病也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
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
之刑民命者歎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
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
而嚴其法衛子疾棄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
峻而不犯令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
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
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

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疎不曲法以行
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借之割愛以威親晉文之忍情以
斬頤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
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至威
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甯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不殺大賊
乃發水火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文始于毫末鑽燧之火
勺水所滅鵠卵未孚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鷗而燎巨野
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
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
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提
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原本也田常之

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漢履霜建冰
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
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忘實禍於當已也或曰
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靜而民
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
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爲安楊子雲
謂申韓爲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
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
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胥肅矣
必能厚惠薄歛救乏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
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

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
 德讓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蕪楚革可以
 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為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勅法
 書有哀矜折獄罰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叔世
 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矣下
 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秦漢道
 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
 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社櫓而汎舟以凌波盤旋
 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火火斬鼎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
 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以來載馳載
 騖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鬻鉗不足以懲無恥族

誅不能禁凱觥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
 焦心以息交原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在
 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構乎蕭牆
 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湯
 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模
 遺劍參天而射五步擯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衿却寒
 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頰之搔背其為憤憤莫此
 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
 邑虞芮知耻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舍
 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
 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

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狎瓦裁，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遠落迂闊，譬猶干將不可以縫線，下象不中使補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柱桎，墮囹圄，罷有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掎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牧，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庭閒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則是

剝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孛戮，考其所為，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己，群下力競，還為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於彘，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武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鄰，咀嚼群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徒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狁，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

咤之讎趙高入而七材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
亡豈由嚴刑比爲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
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爲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
慝僞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罟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
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
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脩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
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
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主留
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雀覩亂
萌則若雉田之芟蕪蓋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
平之軌不足迫今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審舉第十五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
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
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
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神鑒未
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
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濟故聖莫不根心招賢以
舉才爲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
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皂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已無
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
室一物不堪則崩僦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

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
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潰風頹教沮抑清德而
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
之寶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碎命低眉膝以積習
而見私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
繩墨不陳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率雜實繁以之治人則
昏暴而材貪受取聚歛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
於焚絲引用駑庸以為黨援而望風何草偃庶事之康何
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
沈沙汰滅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
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

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詩人謚
六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且兔之賢況與之無非才之
罪受之無負乘之患斷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指乎夫
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之輕薄人事以遠遠夫唯
待價故頊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夫蓋慕
鷓也飛則駕鳳幽集材狼當路則麒麟遁遁舉善而教則
不仁者遠矣姦偽榮顯則英傑潛逝高嶽耻與鬪茸為伍
清節羞入饕餮之貫舉任並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
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禱机比育
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屈
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

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
停、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
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効力而莫從、雖抱稷禹之器、負邈
世之量、遂沈滯、請死不得、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
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捨微而用之乎、靈獻之
世、闈官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
輕貢舉於下、大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
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
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
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
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

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
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為下勸、君行臣
甚、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
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
不美也、乃共構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
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策
乎泥滓之中、而狡猾巧偽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
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
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吾思於學問哉、
是莫不奔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
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

其病也。今必欲成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詭之或變，令僕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臆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抱朴子答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為利慾動，不為屬託居所欲舉者必澄息以察之，博訪以詳之，脩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偽，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錄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策防其罪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卜者多不中者，以後轉不得過。故若受

疎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罪。今試用此法治一二年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必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為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為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為盜跖矣。如此則黜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况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壅土巨魚不生。

崇德書院
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闕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况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日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為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皆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竒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為密防峻法德政之所耻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腸弱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不中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災之自息也

交際十六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心揚雲攸讒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弃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能德其不遭知已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

崇德書院
題宮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壞蟲雲
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
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蹶踏趾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
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欲然之節星言宵征
守其門庭翕然詔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
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
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逮已
也通塞有命道遺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
乎細人豈不鄙哉每爲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
車之多而奔其餘魚余感俗士不及汲於禁及至也瞻彼
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已而偏徇高交以

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嶺立
者爲遊者疏拙以奴顏婢膝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
不逐末流適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
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繼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
艷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
袁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不辨爲
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爲國
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負人於北波雖勢力足以移山拔海
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
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
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

宗德書院
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亦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孑然隻跡失其名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同塵之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鶴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昔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予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予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

一家之說也吾以為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火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勉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為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茫之而悞者譬如蔭朽樹之被策也彼尚不能自止其顛蹙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為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亮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

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人之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而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其無也天下不為盡不中交也率於為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背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瑯瑤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鷓鴣之巢未為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為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非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冷稟訥駭加之以天挺篤懶諸戲弄之事彈碁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為殊不喜朝襄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遠也加以挾直好吐忠盡藥石所集其心者諷又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撻蒲節其沉湎此又常人所不能也毀方瓦合遠情偶俗人之愛力其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世於用大乎夫交

乎鷓鴣之巢未為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為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非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冷稟訥駭加之以天挺篤懶諸戲弄之事彈碁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為殊不喜朝襄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遠也加以挾直好吐忠盡藥石所集其心者諷又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撻蒲節其沉湎此又常人所不能也毀方瓦合遠情偶俗人之愛力其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世於用大乎夫交

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愛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為可結錫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弃斧斤交之為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土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覺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石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下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瑞輝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瀆實須群流之赴明鏡鑿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櫛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已所降結必料乎同惡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共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恭則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老則有以相恤恥令譚肯專面地之篤不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毀壞刎頸之契漸漬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詞歎或匪背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

龍之瑞輝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瀆實須群流之赴明鏡鑿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櫛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已所降結必料乎同惡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共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恭則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老則有以相恤恥令譚肯專面地之篤不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毀壞刎頸之契漸漬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詞歎或匪背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

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群、清源不與濁流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辯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故鹿鳴之好全，而代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為參辰，至歡變為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祥之悔，亦無以徃者。漢季陵遲，皇戀不依，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遠時為清高，以救世為辱身，尊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下事廢者，其譽羨姦，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乘策，星言假寐，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粒以刺，至食哉夫，反之為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弃，可以絕矣。

備關第十七

抱朴子曰：騾馱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凌虛。鴻鶡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鷗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旣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脩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脩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醜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弃所長，則遠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匡世濟民之勳，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摛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螭齒則松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鳥則十金不及丸泥之用，繯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鉞。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胸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擢才第十八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瞶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衮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決，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鈞，時移俗易，物同賈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燕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

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世人之良
幹、乃閭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儒
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
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深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己而
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
埃塵於白珪、生瘡痛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
刳剝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白匪明並懸象、玄鑿表微者、
焉能被泥抽淪、玉澄川撥、沉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
乃翳於槃瓠乎、奇士扣角而見、遇况乃潛於臯敖乎、孫臏
思騁其秘略、而司馬剛之韜、非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
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于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

恭顯詣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辟首也、
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今篤
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况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
說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墨
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
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
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
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
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
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
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未雍游於鈞如、競

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埴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責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賞。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輕其禮。以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爲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辟之德。不以沉抑而履徑。而剽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力之鑛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任命第十九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爲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憂。

書競義和之未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軻。權右之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不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畎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露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風之迹。沽之則收不貨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曠谷。播大明乎九垓。勳蔭當時。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稅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鶻之翅未之及也。况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歛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詎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澤。

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類歎。眇過際而興
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舍英席以邈俗。銳翰汪濊以波
涌。六奇抑鬱而淵稽。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
玄。器不陳於瑚璉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
龔俗之地。齶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
神。崇瑰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琅於毛墨之端。躬困屢空之
儉。神勞堅高之間。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昏
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夫龍驥維繫無
以別乎蹇驢。赤刀鉛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鱣鮪不居牛迹
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塗。釋尸寢
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襲丹藻以改素。統
鷲鷲於清晨。不盤旋以詣夜。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
祚。柏成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
靈機冥緬。混茫眇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纏綿乎
盈虛之會。迅逝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
之敗。匠流末者。未若挺治元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原本
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
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沉舛情。
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滓涅。達妙者逍遙於
玄清。黃澆納行潦而潘噎。渤澥吞百川而不盈。鮪鰕踊悅
於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爵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
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闇休咎者

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煜而修鳴。騏驎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以毀名。運屯則沉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術為不高。文以自媒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榮哉。天其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鈞尚父。見逐於愚姬。范生來辱於溺簣。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冠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種德以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第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六辭也。

則為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為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置兔。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比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謂鳳曰鷄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常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狗萬金之貨。以索百十之售。多失翫毛。我則未暇矣。

名實第二十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養
養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者爲愚其
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鞠嗑而或不聞焉七曜經天
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神所蔽亦又如之是
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見美異而不知者非無目
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
山峙器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
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遠以待賈者雖
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
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插株

於塗要者雖鈎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故廟堂有枯
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椽是以竊華名者螻蜚騰
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
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佻虎狼之資矣
夫佞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
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
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
仁其行汙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
逆似直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
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
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

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已而負乘之群，與亢龍高墜，泣血連
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滅倉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
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並生，善之匪唯一世
也，歷覽概古，多同此疾，至於駑蹇矯首於瑀輦，駭驥委牧
乎林垆，彼已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寔此之由，或蠹流
而莫歛，或逆竄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
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
於擢奇，導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
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
上，或後於柱楛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勲業隆濟，拓
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在木之所憎也，

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
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
已者也，所薦者先乎利也者也，其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
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
主威奪矣，姦黨破則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
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則剗之，猶未憐意焉，故必
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不
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柱而死，無愆而黜者
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嶷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水
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淳嶽立，寧繫身以守滯
耻，勵有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

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齋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恨恨也安肯感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歟垂天之羽為殒旦之後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蹊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為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易之太牢也雖溫褐無卒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敬髮高枕守其所已有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遠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蒙袂竅襜弗接也俗說細辯不答也脅有所赴弗噴也邈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

看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芥也邈世之操眈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崇尚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鼓戢雷霆之音靴鞞恣喋馨之響芳薰芟夷臭鮑佩御玄鬯傾奔而不羞醜醜專灌於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破塞馳騁於鏡野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滂濘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形虛而不變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

卷之八 五十七

故瓊瑤伏荆和而顯連城之賈。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颯騰。俊民值知己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石札。驥駟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摠符彩之耀。曄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糝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乎渠廣策疲駑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彘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清鑒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或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合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羣臣投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逸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馮異。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其以為易。經耳過目。謂可。請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為。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以多矣。無以一事。閤保其餘。同乎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忍也。或難曰。人在天者。聖象在地者。

有形欲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
者覩不不粹則悟美玉之在山覩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沉
淵彗星出則知鱸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麒麟之共闖華
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
已定矣鴻鵠之翼騏驎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
之劔徐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
空鷲鷲有凌鷲之貌并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
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歌之心見於初生之狀
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抱之始申重覺竊妻之巫臣張負
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
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

文王之接呂尚棄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
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入潁川
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儔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
蒲亭則師仇季知止學舍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
偉竒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
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
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闈校
始終於信効善否之驗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夫貌望豐
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尪瘁者不必愚咆孝者不必勇淳淡
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
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

料譬猶眼能察天濶而不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不能
識豐虱之音也惠宮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
秩尊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滂隆唯帝難之况
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誥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失
措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為工反向之
毋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任姬
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
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
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遇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
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
料逸足乎吳坂之間撥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

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剔
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曾觀一覩無
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為獨見不
傳之妙耳若如所論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為之
好醜此為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文尺徐乃說其
斤兩之輕重端匹之脩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行品第二十二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竝以表微文彪昂而備體
澄獨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邀俗
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為
蹈脩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

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嶮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科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擄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

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郵急難而忘勞、以寡人為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厚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巧、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惇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飭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兇兇於杯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眾、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嶮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譏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

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上、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踈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偽以偷榮、豫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塗、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橫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尚勝而肆恣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

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亡義、奔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艷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辦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

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
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
人也情句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
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
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與飲燕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
既無心於脩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
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
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聞趨舍之臧否者笨人也憎賢
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器人也觀朱紫而不分雖提
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趨冒禮刑而罔顧者亂
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

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
踞傲者驕人也弃衰色而廣欲非官學而遠遊者蕩人也
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
至折離而背毀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
者刺人也然人技未易知真偽或相似士有顏貌脩麗風
表閑雅望之溢日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
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
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
命則辱命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
樸悴容觀矜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澁然而含英懷寶經明
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

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則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辯清銳巧言綺粲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為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度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滿不為小勇踟躕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為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

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繫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為無成居已梁倡受任不舉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遣談者同敗士有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為忠於奉上明於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潔勞謙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摧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况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惟昵結友不可

又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惑變，始正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鶴鷄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悔，失延陵無損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媿范之悔矣。所患於其砥礪之亂，瑾瑜鶴蜺之似，鳳凰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凝雲氣，故令不謬者少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

某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系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又云古人於遠嘉勸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

行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

擇之大都耳，精微之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文不雅馴，削之。

酒誡第二十四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蕙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音畢惑，則或承之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筭，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讒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

久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惑變，始正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鶴鷄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悔，失延陵無損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媿范之悔矣。所患於其硤硤之亂，瑾瑜、鷓鴣之似，鳳凰、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凝雲氣，故令不謬者少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唯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沉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未弃，高莽宰嚭不待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

擇之大都耳。精微之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文不雅馴，削之。

酒誡第二十四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蕙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音畢惑則或承之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筭，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讒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

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
 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
 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
 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數不及
 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
 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
 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沔，其初筵也，抑抑濟濟，
 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
 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蒲
 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
 首及亂，屢舞蹢躅，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如沸如羹，或爭辭

尚勝，或啞啞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值躃良倡
 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髮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
 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
 者皆垂掌而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
 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闢葺之性露而傲恨之態出，精濁神
 亂，或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為
 螳封，或登危蹋頽，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為牛跡也。
 或肆忿於器物，或酗醬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
 熾火，烈於室廬，培寶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踞人，加暴害於
 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
 尚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

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座、謂清談爲詆詈、以忠告爲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搆瀆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頃臯、結百疴於膏肓、奔駟不能追、旣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照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料瀝雷於小餘、以稽遲爲輕、已傾匡注於所敬、殷勤勸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自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若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

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風憎病、則荒沉之外、塞而流連之失、正矣、夫風之爲疾、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嚙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恣之失哉、昔儀狄旣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御盃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

崇德書院
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旣年荒穀貴人有
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
榜狗者猶辱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
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
託此空言之書未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
自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
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
困遂脩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
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徙其酷買公行靡憚法
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
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

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
亡者結草奄也蓋聞千鍾百詠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
尼之能也姬旦酒者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婆巨醉
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
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園醉無所
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頌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
行而盜馬之屬咸消憂成禮策勲歛至降神令人非此莫
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
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玄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
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

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况於酒醴、毒之物乎、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沉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不覺颯風之所為也、千鍾百觥、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文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况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

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卽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嘗劇談、坎假酒勢、以助膽氣、片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栢、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楊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贍、之富、稟之自天、豈籍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固師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甌醪、悅眾、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筭、縱橫、庶幾、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熱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

次之權舍法長惡何是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

...

...

...

...

...

...

...

...

...



